

# 做好文化传承,才能让景区一直“红”下去

## 玉渊杂谭

李艳

近日,闭门整改10天的乔家大院重新开放。最近一段时间,经历了“摘牌”风波、闭门整改、重开大门的乔家大院始终处于舆论中心。乔家大院的整改之路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景区?一个好景区需要具备哪些特质?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最近十年间,我国民众的出行时间大幅上升。也就是说,人们旅行的机会越来越多,出行的

人群也越来越多。每逢假期出游,已经成了不少人的生活常态,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于景点也有了更多的要求。曾经,能够出去看看风景就很好,如今,旅游概念越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多样。

历史文化游、科普深度游等旅游产品越来越受游客欢迎。改善景区硬件设施、深挖景区文化内涵,提升服务质量,已经成为打造景区的重中之重。网上有不少帖子,讲述游客期望而去、失望而归的经历,过度商业化,甚至骗局频出、文化内容不充分等是普遍的问题。

翻看乔家大院的发展历史,曾经强调

的也是它的建筑文化、晋商文化以及浓缩我国商业金融发展之路的独特历史。乔家大院体现的文化内涵、乔家大院建筑艺术的文化内涵、乔家大院揭示的商业文化等等都曾经以学术文章或是媒体报道的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正是因为这些标签和属性,才让乔家大院在众多景点中脱颖而出,广为人知。而现在,乔家大院被“摘牌”整改,暴露出一个问题:它原本强调的东西在流失。

乔家大院摘牌前,笔者正好曾经到访,文化痕迹消失、各类劣质商品组成的购物街占据“半壁江山”,高昂的门票与不相称

的服务都让游客很难有好的体验。即便不被“摘牌”,口碑严重下滑带来的客流量下降也将成为必然。

从某种程度上讲,旅游景点是特色产品,只有那些有文化含量、具备传播高附加值和文化底蕴的产品,才能赢得好评、维持旺盛长久生命力;只有结合景区的发展现状,深入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才能不断创新,赋予景区文化发展的新内涵。否则,刻意打造并无丰富内容的景区景点,或是打着文化旗号一味追求商业化,很快就会因为游客的失望,成为昙花一现的败笔。

## 摄手作



韩松摄(“原画册”微信公众号供图)



Lin摄

## 城市剪影

(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 古诗词里听蛙鸣

## 桂下漫笔

梁永刚

何处最添诗客兴?黄昏烟雨乱蛙声。倚床夜读,翻开一卷浸润着古色古香的唐诗宋词,诗动人的蛙鸣穿过清词丽句翩跹而来,如诉如歌,如播如鼓,似近若远,此起彼伏,让我恍若置身于故乡的荷塘之畔,蓦然中有一种“青草池塘蛙听蛙”的禅意。

蛙声是一阙纯净的乡音,清越空灵,任你千百遍倾听,都不会生厌。唐代文学家韩愈在《盆池五首之一》中写道:“一夜

青蛙鸣到晓,恰如方口钓鱼时。”宋代诗人杨万里有诗曰:“青塘无店亦无人,只有青蛙紫蚓声。”唐代诗人贾至在《孟夏》一诗中,把初夏时节的蛙声比作管弦之乐,可谓贴切传神,令人浮想联翩:“蛙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无独有偶,宋代诗人胡宿也把蛙声比作管弦之乐,他在《题莲荡亭》诗中道:“流杯若仿山阴事,兼有蛙声十首蛙声”中写道:“蛙声未绝未精通,只把蛙声吹笛同。君听月明人静夜,肯饶天籁与松风。”吴融是不赞成把蛙声比作管弦乐声的,他觉得在月明人静之夜谛听蛙

声,胜过天籁,也胜过松风。

在诗林词苑中漫步,你会发现不少文人墨客都对蛙鸣情有独钟,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咏蛙诗词,最有名气的当属宋代诗人赵师秀的《约客》一诗:“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黄梅时节,家家户户都被敲,不知不觉间灯花都落了。在诗人看来,蛙声和青草是隐士的标配。正是这雨声不断蛙声一片,反衬出乡村夏夜的寂寥,更深地表现了诗人落寞失望的情怀。

在唐诗宋词中聆听蛙鸣,冷不丁地,会有一缕淡淡的乡愁弥漫在你的心间,不思量,自难忘。“身在乱蛙声里睡,心从化蝶梦中归”,南宋诗人戴复古《夜宿田家》中的蛙声,弥漫着天涯孤旅的愁,一个“乱”字,写出了蛙声的长短短短嘈杂喧闹,让乡音难寄、久游思归的羁旅愁绪体现地淋漓尽致。

农人们视青蛙为田间卫士,更视蛙声为丰收预兆。“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秋”“田家无五水,水旱卜蛙声”“蛙声近过社,农事忽已忙”,在声声蛙鼓的丰收序曲中,庄稼滋滋暗长,农人安享丰收,沉浸在“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怡然自得中。

# 深情的企鹅

## 物种笔记

刘世芬

那是2011年,一只被海上泄露的石油呛得奄奄一息的小企鹅,漂流到巴西里约热内卢附近的一处海岛渔村,被一位71岁的老渔民Joao花去一周时间清洗,活了下来。Joao明白小企鹅是离不开水的,在喂养数月并确定小企鹅完全康复后,拿出几条鱼喂饱了它并放回大海。

然而,老人把企鹅放到海里,它却跟着老人又回到岸上。反复几次之后,老人认为水浅载不起企鹅,借了一条船,划到深海区,将企鹅抱下船放到了海里。“再见了,小企鹅……”回岸的路上,Joao心里很是不舍,然而这只小企鹅早就先于老人游回了岸上,因为找不到老人正急得团团转。看到老人回来,它摇摆着尾巴尖叫着迎了上去。Joao没再狠心赶它走,而企鹅也跟老人越来越亲密。

老人没有亲属子女,但自从有了企鹅,企鹅就成为家庭一员,老人为它取了名字Dindim,Dindim也像对待老朋友那样跟Joao热络着。于是小小的渔村里出现了奇葩的场景:别人遛狗,Joao走在路上时,身后却跟着一只大摇大摆的企鹅,它那尖嘴使得一般人很难与小精灵近身……

这只憨笨的小企鹅,温柔地霸占了我的心。一张张Joao与小企鹅亲昵的照片令人心动:小企鹅仰着脸,眼神纯粹,干净,满怀爱意地看着老人。

当大西洋的季风吹来的时候,这两个老伙计已经共处了11个月之久。这期间,企鹅退了毛,长出新的羽毛后,它突然不见了。

Joao以为这只可爱的小企鹅跟自己永别了。岂料,失踪的企鹅继续为人类制造着泪点——第二年六月,它回来了!它带着海腥味的嘴亲吻老人。黏着老人,蹭脸吃。

此后五年,企鹅每年六月来,次年二月离开,到阿根廷、智利附近海域繁殖,周而复始。生物学家做过精确计算:麦哲伦企鹅的聚居地位于南美洲南端,从距离上估算,它每次为了见到Joao,要游至少5000英里(1英里=1.609344千米)。一路上,它要克服疲惫和疾病,躲过海豹、鲸鱼等天敌。它就那样远涉重洋,年复一年,只为看一眼生命中的恩人。在企鹅的世界里,Joao值得它跋山涉水去致歉。

Joao对采访者说:“我爱企鹅,它就像我自己的那孩子一样。我相信它也爱我。”小企鹅不允许其他人抚摸它,否则会用喙啄对

方。而它却睡在我膝盖上,让我给它洗澡,给它喂沙丁鱼,也让我抱它。”Joao每天给小企鹅喂鱼,为的是让他增强体质抵御住大海的种种危险而平安归来。“它每年6月份来,次年1月返回家,每一次它似乎变得更加深情,因为它看到我更开心了。”

一位生物学家采访老人后,感慨地说:“我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这只小企鹅把老人当成了家人,而且很可能把它也当作一只企鹅了。当它看到老人时会像小狗一样摇尾巴,高兴地大叫。”

老人的双手布满大片的白癜风,青筋暴胀,企鹅那黑白相间的小身体娇娇地依偎在老人胸前,一老一少神态安详。他们的身后是一间破旧的屋子,没有院子,屋前的地面泥泞不堪,挂满渔网,但我相信,这里却是企鹅最温馨的伊甸园。有一张老人与企鹅亲昵的照片,老人穿着脏旧的条纹衬衣,头发花白,赤脚,人字拖鞋,海风和阳光把他的全身皮肤晒得黝黑,他已经微微驼背了……可是在这企鹅眼里肯定健美无比,这是一种比亲人还美的情感。企鹅尖硬的长嘴与人类的双唇绞在一起,是什么体验?那笨拙的,憨憨的,胖胖的,摇摆着的小兽的内心世界,我们人类知道多少?

年逾古稀的Joao为了等到小企鹅,也在跟岁月作斗争。人们希望这个故事不要有结局,希望企鹅每一次离开,都能更好地回来。



我从电脑前抬头,一眼看到墙上世界地图的右下角,那是南美洲南端,犹如长颈鹿长脖子那一段,航海线勾画出麦哲伦海峡与老人所在的巴西渔村的距离,那深深的海洋,隔不断一只企鹅与一位叫作Joao的人类范范鸡黍。关于这只企鹅,关于企鹅家族,关于整个动物世界,关于这个世界的奥秘,还有哪些?这只企鹅眼里看到的,是否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视线?那些我们常常称道的美德:悲悯,报恩,滴水之恩,企鹅以生命相报。

时光荏苒,人们在担心两件事,老人等啊等,企鹅却再也没出现;企鹅来到老人所在的渔村,找啊找,却再也找不到老人……但我想,一个人如果真心在等着什么,那么这个人一定不会随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

# 爱德华·威滕的曲折求学路

## 科学史话

武夷山

爱德华·威滕是犹太裔美国物理学家,1990年菲尔兹奖得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他是弦理论和量子场论的顶尖专家,1996年间曾被《时代》周刊评为25位最有影响的美国人之一。据谷歌学术,威滕的H指数高达177,意味着他至少有177篇论文的被引次数在177次以上。事实上,他被引次数超过1000次的论文就超过50篇,其中有一篇被引用了1.1万多。不过,他的物理学求学之路与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不一样。

威滕1951年8月26日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从小就非常聪明。他父亲路易·W·威滕是理论物理学家,他在儿子4岁的时候就与之谈论物理。路易·W·威滕有一次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对记者说:“我与爱德华谈科学的方式就如同成年人谈科学一样”。小时候,爱德华·威滕上的是巴尔的摩一所私立的希伯来文学校。虽然他十分喜欢物理,但他当时希望日后做记者。1968年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随后转到布兰迪斯大学就读,主修历史学,辅修语言学。他的成绩出色,于1971年获得文学士学位。

毕业时,威滕发现,尽管读历史学和语言学很有收获,但自己似乎并不适合做历史学或语言学研究。于是,他向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提出研究生就读申请,随后被顺利录取。读了一个学期,他觉得经济学也不适合自己,就辍学了。在此期间,威滕撰写了一些文章在《国家》《新共和》等有影响力的政论性杂志上发表。1972

年,历史学家、作家、民主党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正在与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他是坚决反对越战的。威滕与麦戈文的政治立场一致,就参加了麦戈文的竞选团队。在竞选团队工作了几个月,威滕觉得自己也不适合搞政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具备从事政治所需要的诸般品质,尤其是直觉判断力。到此为止,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都从威滕的职业选择清单中划去了。

下一步做什么呢?威滕突然想,自己其实很适合研究数学,于是,1973年他向普林斯顿大学申请读应用数学专业的研究生,并被录取。在数学系读了不到一年,他又退出,转而申请读物理系专业的研究生,也被录取。自此以后,他才定下心来,踏踏实实地研究物理了。1974年,他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1976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幸运的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导师是优秀物理学家戴维·格罗斯,格罗斯后来于2004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威滕的一个朋友曾感慨:威滕你折腾折腾什么呀?早点选定物理做研究,不是能取得更多成就吗?这位朋友万万没有想到,威滕的物理学成就是如此突出。1987年10月18日,《纽约时报》发表长文“万物理论”,介绍威滕的弦理论,还用了一个整版登了威滕的照片。这篇文章把威滕誉为当代的爱因斯坦。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威滕说:其实每个人都有才能,人生的巨大挑战在于找到表达才能的出口。读到报纸的这一段,威滕的那位朋友觉得自己原先的感慨是多余的,因为威滕涉猎过的一切——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数学和物理学——都给威滕带来了报偿,这一摸索、体验过程是艰苦努力、自我发现的过程,是根据自己的丰富成长经历洞见自己潜力的过程。

# 紫禁城的布局智慧

## 博览荟

周乾

紫禁城的布局体现着设计者的诸多智慧。“背山面水”的巧思是其中一个明显特征。

紫禁城的北面为景山,南面为内金水河。北京城内本没有山,永乐年间营建紫禁城时,开修护城河挖出100多万方泥土,拆毁元朝宫殿的大堆渣土也无法处理,于是在其上“废物利用”,把这些泥土堆积成山,在山广植树木,这就是紫禁城北面的镇山。镇山在明代被称为“煤山”,清代改名为“景山”,并一直沿用至今。景山是北京城内的制高点,呈东西走向,南北方向狭窄,很像一座屏风。与此同时,修建紫禁城时,从西北角楼下挖涵洞把护城河水引入城内,这就是专门挖出的金水河。金水河经城隆庙蜿蜒而南,一路弯弯曲曲,过武英殿转而向东,过太和门、文渊阁,从东南角楼下流出紫禁城。金水河不但为紫禁城内的人们提供了排水通道,还和景山相呼应,形成了有山有水、山水协调的审美意象。金水河的河面低于紫禁城的地面,紫禁城的主体部分就建在景山和金水河间的向阳台地上。通过景山和金水河,紫禁城在审美意义上做到了与天地自然的和谐一致。

“负阴抱阳”也是紫禁城布局的一个特色。城内所有重要宫殿面南而立。老子《道德经》第42章有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意思是世间万物都背阴而向阳,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形成新的和谐体。紫禁城重要宫殿建筑坐北朝南,且在南面开设大量门窗,在北面则开设较小门窗。《易经·说卦传》有:“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意思就是古圣先王坐北朝南而听治天下,面向光明的阳光而治理天下。同样,这种布局形式有着地理学上的科学意义:我国的黄河流域处于北半球亚热带季风气候最为显著的地区,冬季在亚洲大陆西北内部形成高压,有长达数月的偏北寒风;夏季高压中心转向东南太平洋上,来自南方致雨的风,使得温度上升,暑气逼人。在这种地理条件下,建筑朝正南方最为适宜,北侧封闭以利于御寒,而南侧开设窗户则利用阳光照射和夏季季风。

紫禁城布局还有一个特点是“取正尚中”。“取正”即建筑布局以南北向为主要轴向方向。这主要源于我国古代工匠依据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施工经验总结,即主座朝南,左右对称。“尚中”即所有的次要建筑朝向主要建筑。紫禁城所有的古建筑均以四合院形式为主,其主座朝向均为坐北朝南,

厢房朝向均为东西向,面临主座而立。这种向心的建筑风格,不仅使得房屋的间距较小,有利于实现交通的便利性,而且能反映中国古代文化中“中为至尊”“尚中尚大”的思想。同时,这种朝向布置体现了紫禁城古建筑在方位的统一性及协调性,毫无杂乱之感。

紫禁城的建筑分区也有讲究。从建筑功能分区角度讲,紫禁城的布局包括前朝区和内廷区。前朝建筑位于紫禁城的南部,主要包括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俗称三大殿),是皇帝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内廷建筑主要位于紫禁城的北部,主要包括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俗称后三宫)及东西六宫,是皇帝和后妃们生活的场所。前朝三大殿占地面积大,在紫禁城内自成一个大体的格局。这三座建筑矗立在三层台基之上,台基高8.13米,形式为须弥座。须弥座实际上就是佛座的基座。“须弥”是印度佛教用语,寓意“宇宙的中心”。须弥座用于建筑的基础,意为建筑稳固、长久。三大殿采用三层台基,可突出建筑的雄伟、高大,形成与紫禁城内其他建筑显而易见的对比,突出其非同一般的地位。不仅如此,三大殿建筑富丽中见典雅,精美中见端庄,凸显出天子的威严。三大殿不但是紫禁城的中心,而且也是北京城的中心,其中轴线南迄永定门,北至钟鼓楼,成为一条笔直的中线。在这条轴线的两旁,依次对称而又有序的排列着功能较为次要的建筑。太和殿前还有面积达三万平方米的广场,这种布局方式,有利于在举行重要典礼时显示出盛大的场景。对于东西六宫而言,其对称布置,纵向排开。这些建筑以东西二长街及各宫前巷道纵横分隔,构成了条条街巷、座座门墙相通又相隔的布局极规整而又严谨的封闭的空间。在各自的空间内,即各宫独立的院落内,又有着同样的布局与基本相同的建筑形式。每座宫殿平面呈正方形,布局为两进院的三合院形式,前殿后寝,均有配殿,严格对称。东西六宫各个院落布局含蓄紧凑,不仅给帝后生活的隐私有了保障,而且其规划合理:“庭院深深深几许”可反映东西六宫在紫禁城的位置特点。整体上,前朝建筑为阳,阳为雄壮挺拔之势;内廷建筑为阴,阴则收敛纳藏之实。东西六宫与三大殿形成刚和柔、阳和阴的和谐统一智慧思想。

此外,紫禁城的建筑平面布局在前朝为凸字形,在内廷为凹形。凸凹的结合,恰好犹如一个榫卯。这种榫卯连接的布局形式,不仅彰显出紫禁城古建筑的榫卯巧妙搭扣理念,更能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文化中的“阴阳合一”理念,是古代建筑营造者的智慧思想的反映。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